



【文／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助理研究員 黃淑玲（譯）】

俄羅斯尋求世界頂級大學之路：新排名系統與打造頂尖大學

建立一個知識經濟的國度是俄羅斯當今的首要之務。俄羅斯承認自己在高等教育上落後的同時，對舊日蘇維埃的教育與科學上的光榮有無限鄉愁。

全球排名不如人

俄羅斯也如其他關心高等教育的國家一樣，開始自己的高等教育與研究嚴加檢視在全球高教版圖上的位置。俄羅斯的一級大學在世界排名中表現不佳：依照上海交通大學的 2004-2008 的世界大學排行，莫斯科州立大學約在第 66 至 76 名之間，而聖彼得堡大學則在 400 至 500 之間。而“莫大”在高等教育時報（Times Higher Education）中的排名，打自 2004 年以來就一直在 79 到 231 名之間打轉。俄國的學界對此並不感奇怪，僅擔憂又多了一樁事得解決；其他各界則不解何以俄國的高教如此不如人；而其國內面對全球四面八方的挑戰則意見軒輊，充分顯現當國對高教缺乏社會共識。

俄國新創的世界排名系統

俄國對於世界大學排名的研究方法與排名結果很不滿意，所以 RatER（俄國獨立研究機構）於 2009 年研發了一套排名系統，聲稱更正確且客觀。此套排名系統的創作人強調此排名更著重教育品

質與教學[譯註：換言之，相對於傳統上著重教授的研究產出，新的排名趨勢漸漸趨向將焦點放在整體的教育品質與教學。所以，學生的學習成效在評鑑與大學排名不得不稱重要。]排名資料的蒐集包括大學問卷調查、教育統計資料、大學的報告以及 Scopus 資料庫[譯註：繼 ISI 之後最受研究或排名機構廣泛採用的學術出版品查詢資料庫]；排名指標則包含教程（programs）或領域總數（field of study）、專利或得到新發現認證之總數、電腦中心之表現、學術著作之發表總數與被引用頻率、國際獎項、大學每學生單位預算（university budget per student）、大學在網路上之曝光度和國際學生人數。這個新的排名指標將“莫大”推向第全球五名的位置，比起哈佛、史丹佛與劍橋大學則略勝一籌。這樣的結果自然又引起學界的一陣撻伐，說是研究法上大有疏漏；然，這樣的排名指標，也不失為一種討喜的另類思考！

俄國爭取世界排名的計畫

俄國政府關心教育的現代化與世界排行。面對世界紛沓致來的挑戰，因應之道就是大力支持精挑細選過的大學作為重點研究型大學：2006 年俄國的教育與科學部（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Science）合併數個區域性大學，成立了西伯利亞大學與南方大學，以提升大學所在地的高教水準，作為走向世界大學的第一步。2006-2008 俄國政府篩選出 57 所大學，資助開辦具有學術領域創新的學程／系所（每校最高上限可得 3 千 3 百萬美金）。2008 年俄國總統更簽訂法案，鎖定未來 10 年位於莫斯科的一所國立核子研究大學與科技大學為研究型大學。2009 年教育與科學部又計畫未來五年，聯邦政府將補助六千萬美金，成立研究型大學。這個計畫有 110 所大學競逐，最後，共 12 所大學入選，其中有 9 所是科技大學。[似乎有我們的五年五百億的氣味]。

經費增加外，高等教育的體質也跟著改變：從純粹的教育機構轉變成有自主性的教育組織，享受經濟自由但又不受強迫。例如，俄國國會將立法通過“莫大”與聖彼得大學成為聯邦資助的大學，並得以額外辦理入學考試，發予畢業證書等，但大學校長仍可能由俄國總統派任。

顯然俄國也仿效他國，先定義何謂菁英大學，然後全力資助之。當然，開放大學競爭資助也意味著國家仍控制何種學程得以設立，而研究型大學若是不成功，國家補助自然即刻消失。

話再說回來，俄國尚未詳述究竟如何打造世界級的大學，具體標準為何？辦校成功與否又如何評估？成為世界級大學的進程又如何衡量？總的說來，至少未來五年，俄國的大學仍未能進入世界大學榜，特別是出版量與被引用次數也非一時三刻能成長。[從這個角度看來，本評鑑中心在整個社會尋求高教品質的氛圍下，提出可實現、可衡量的標準，明確定義何謂辦學成功，讓所有大學有遵循的依據。這的確為台灣高等教育的國際化催生，無怪乎香港科技大學的社科系教授盧一威，要撰文大書本中心在台灣高教國際化的角色。]

達到世界水準的學術文化——一種道德的吶喊

值得一提的是，成為一所世界頂級的大學，財力、物力、設備、國際化程度等雖是必要，但仍不夠充分。在民主的文化氛圍下，卓越的研究與教學需具備幾個先決條件，例如學術自由、透明化、決策時重視同儕間的相互尊重（collegiality），以及公開競爭。這些重要的價值，無論在已開發或開發中國家都需繼續努力。在俄國，學術自由、同儕審閱、決策透明化以及公開競爭等，仍十分不足，而這些條件都是達到所謂的學術卓越的充分條件。[台灣走在那一條路徑上呢？我們追求卓

越、拔尖的同時，每個校園內的學術風氣是什麼？學校與學校間的合作性如何？台灣整體的學術風氣如何朝向哪裡？政府決策階層對大學的治理態度是什麼？這些都是可以檢視的面向。如果相當完善，我們已充分具備身處世界大學之林的條件；若否，也可與他國齊步努力！]如何創造卓越呢？文中建議，教授薪資仍是主要的面向[或對博士人力在薪資整體的提昇]，明確的任務範圍、在校園內或社會上有一套誘因充分的獎勵制度、做研究的激勵與機會、與他國教授融合的機會、以及流利的英語能力等等。有了上述的元素，則能吸引「最好的、最聰明的」教授與學生，形成一種良性的學術風氣，進而帶領學校走進世界大學之林。

知識創造的多元性

對俄羅斯而言，僅僅擅長於某單項的研究仍是不足的。就高等教育的組織與研究特性而言，鼓勵橫向發展，促進大學之間或是大學與研究機構間的合作才是生存之道。

結論

顯然，在建構一個知識經濟與民主社會的同時，政府選擇科技大學（之前的蘇維埃科技學院）是為了重點培養應用類的研究與發展，而低估基礎科學在策略上的優先地位。當然，補助學程在短期內仍不能顯現出戲劇性的改變。無論如何，運用實驗精神，開創一個享有自主性的組織，這在俄國的高教轉折點上仍是個引人振奮的作法，提供大學諸多研發的契機，即使成效並非立竿見影，頂級大學也非一時三刻能夠造就，但卻能顯示在俄國現今的高教情勢下，創新是否真能成功。

參考文獻

Smolentseva, A. (2010). In search of world-class universities: The case of Russia. *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*, 58. Retrieved from <http://www.bc.edu/research/cihe/ihe/issues/2010.html>